

七日醉

花儿紧锁着眉头为我松了绑，接着又掏出锦帕，仔细地拭干了我脸上的水迹，轻抚了抚我流着血的唇角边侧，目光流连，心疼不已：「你瘦了。」

才怪，我明明胖了好几斤！

但再见到他，我是真的欢喜，不禁温然地望他，指节亦攀上他的手与他交握，暖热的温度熨在我冰冷的掌心，让人有种心都酥酥解冻的错觉，不禁慢慢笑了出来：「你怎么会来？你的伤如何了？」

「无碍了。」他将清冷冷的目光转落地上那人身上，神色似是镀了一层寒霜：「幸好我来了，否则.....」

他极为克制地压住了怒气，眼锋扫过地上那人却凛冽如刀，肃杀之势几乎要杀人于无形。

帐内倏地有凉风卷过，浸透冷水的衣服又渗进层层寒意，我打了个寒颤，不自觉地摸了摸脖子，也是真没想到，想杀我的人还挺多，我还从来没有这么抢手过，有意思。

花儿将外衣解了披在我身上，又轻拉起我的手，为我揉着手腕的淤紫，他指腹有薄薄的茧子，在肌肤上摩挲时会有一点微微的刺痒，但并不难受。

他素来是会奏琴的，所以我一直不曾多想，可被傅长卿握过几次手后，再一细思，花儿这些茧子的位置，该多是常年练武所致。

我动了动僵硬的手脚，四肢百骸瞬间涌上如千万小虫噬咬的尖锐麻痒，忍了忍，便又对着屏风扬扬下巴：「那里还藏了俩。」

他目光骤冷，身形一动，我还没看清怎么回事儿，两个宫女就像小鸡崽儿一样被拎到了我的面前，他将二人重重朝地上一掼，她俩便再也站不起来，只跪在地上连连求饶。

刚才凶是真凶，现在怂也是真怂。

但是我怎么忽然有了一种狗仗人势.....啊呸.....狐假虎威的爽快感！

原来有人给撑腰是这么个感觉，还挺新鲜！

略有点开心。

花儿一向是温煦和暖的，如今却面色冰寒，几乎将空气都凝结成霜：「你想如何处置？」

「先点住。」我抖着手地将衣服拢紧，感受着他余留的体温像暖坎儿一样温着身子，颤颤索索地说：「物尽其用，人也得尽其用，就比如你先去找从心，让她给我煮一碗姜汤，啊不，煮一壶，一大壶！」

我突然想到我上辈子就风寒死的，我不要再得风寒，我害怕。

花儿怔了怔：「你不是最讨厌姜味儿？」

「驱寒。」我哆嗦着答道，毕竟我虽然讨厌姜味儿，但我更怕死。

花儿点了点头，便将三人都点了穴，让他们排排跪在了我的面前，而他身形一闪，轻功行云流水，我只扫到了一截飘逸的素青衣摆。

我转过头看向跪着的三人，依次辨认过去。

第一个人我认得：「你是浪妃的宫女。」

第二个人我也认得：「你是薄妃的宫女。」

第三个人我认不得：「你不是宫女，也不是太监，你是谁家的男仆？」

他不说话。

我捡起地上的短刀，轻轻在他的脖子上滑动：「说不说？」

还不说。

行，有骨气。

我微一施力，便给他割了个口子，顿时血滴如珠子般簌簌下落，他目光惊恐异常，眼睛滴溜乱转，但依旧是不肯出声。

等会儿，花儿是不是把哑穴也给点了？

「说不了话你就眨眨眼。」我试探着说道。

他立刻刷刷刷眨了十几下。

对不住，是我误会你了。

哑穴在哪儿来着？

我稍微有那么点儿印象，好像盛雪依的记忆里闪过过。

但我一开始想，脑子里就像是扎进了千万根细针，疼得头都要炸开，不过还是有画面了！

记忆里的傅长卿耐心十足，在春日阳光下与「我」对面而立，身量颀长，风姿伟岸：「雪儿，我们傅氏的独门点穴手法，除了傅家族人，别人都解不开。」

我忍着痛楚记下诀窍，以相同手法在那仆人身上点了几下：「能说话了吗？」

「能，但我是不会说的，你休想让我背叛主子！」

那你这跟我整啥玩意儿？

还瞎眨眼。

浪费时间。

我头更疼了，拿着短刀作势要捅他，他立刻大叫道：「宁国府！小人是宁国府的家奴！」

早这样不就行了。

非得嘚瑟。

挨个审过去，浪妃的宫女和宁国府的家奴都是来杀我的，只有薄妃的宫女清新脱俗，她是来救我的，拿着的短刀是为了给我割断绳子。

实话实说，我不信。

但是不由得我不信。

薄妃宫女说薄妃因极力保我，也被关押了，另外两人俱可作证。

虽然不大懂薄妃此举何意，但还是谢谢了。

全审完之后，我也算对事情了解了个大概，特别简单，就是杀我的不知道为什么杀我，救我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救我，全是奉命行事。

要你们何用！

于是来了个将计就计，给他们每人都喂了毒药，以定期来取解药作为交换，让他们替我监视各自主子的一举一动。

当然，只有毒药是不够的，之后我还意去查了他们的背景家世，以他们的家友亲朋作为威胁，好确保他们完全效忠于我。

这一直是我培养人脉的原则，无论是大臣还是宫人，我一直秉承能交心的交心，不能交心的交钱，实在无法交到的，我就掌握他们的把柄，好让他们听从我。

就是如此简单高效。

放走了三人，我和花儿便坐在了帐外的草地上，突然觉得周围没人把守，就.....还挺方便的。

我忙不迭地灌着姜汤时，突然想起花儿是懂医术的，便将浪妃宫女的药丸递给了他：「看得出来是什么毒药吗？」

他细细打量一番，肯定道：「七日醉。」

说着他搓搓药丸，又轻拂了拂手，一阵微风扫过面颊，一阵清冽寒澈的酒香扑鼻而来，我登时觉头晕目眩，昏昏欲倒，他又即刻点了我一处穴位，我这才恍然清醒过来。

他解释道：「此药与桃花酿气味相同，服下之后，四肢乏力，意识不清，症状与醉酒极为类似，药效可维持七日，若焚香点燃，则效力更强，多做麻痹之用。」

麻痹？

他的定论直接给我整懵逼了，合着这三股势力，宁国府要杀我，薄妃想救我，而浪妃却是意图麻醉我？

目的还挺千花百样。

不过七日醉的味道，我曾闻到过，就在我死前没几天。

病得昏沉之中，这股酒香气太过独特，我记得清楚。

难道我的死，与浪妃有关？

可我与她并无过节，她没有理由杀我。

即便她要杀我，她的目的也达到了，又怎会再牵扯到盛雪依的身上？

这行为逻辑.....不通。

人物关系.....复杂。

我.....没懂。

但至少与花儿并无干系，我还是挺高兴。

正在沉思的时候，花儿突然靠了过来：「在想什么？」

我略略回神，一转头他已挨得极近，那如玉的面庞几乎与我相贴一起，让我不自觉地缩了缩，下意识道：「想你。」

他微微莞尔，极温柔地循循善诱：「想我什么？」

想幸好不是你杀了我，但这我能告诉你吗？

我肯定得换个话头，毕竟现在这个氛围，星若银河、月光旖旎，若用来讨论生不生，死不死的，实在大煞风景，太不浪漫。

这么一想我还有点儿小欣慰，我如今都能考虑到这些，我真是长大了。

我望着他俊美无暇的脸，眉若远山似黛，眸如秋水含春，像千年的琥珀，时光的湖泊，顾盼间自有一派风流，当真是芝兰玉树，竹露清风，不禁道：「总感觉，你和从前不大一样了。」

他微微莞尔，静静凝视：「如何不同？」

我思忖着开口：「你以前性子更软糯些，虽是极美，却脆弱的仿佛一触即碎，现在.....更恣意飞扬，像翩翩浊世佳公子。」

他轻一挑眉，兴致极浓地问道：「那姐姐喜欢哪一种？」

啊这.....

这话说的，好像我是因为性格才喜欢你的，我是那么肤浅的人吗？

我当然不是，我更肤浅，我纯粹看脸。

却未等我答，他又连着问了三个问题，每说一句便凑近一些，迫得我不断后仰，最后他双手撑在我的两侧，几乎是欺身覆来，目光定定凝住我的眼：

「姐姐送我离宫，是为了保护我吧？」

「是怕我再受伤吧？」

「是心里，在意我吧？」

他越离越近，温热的气息扑过脸侧，所过之处皆生出一片燥热，伴着娓娓之音落在耳畔，带着几分轻缠，直像一弯小钩子勾在了我的心间，惹得我心口砰砰乱跳，说不出话来，只怔怔地点了头。

他面色一喜，眸中的温柔与欢喜交织愈密，几乎要从眼中溢了出来，突地倾身在我唇上啄了一口，笑得像只偷了腥的猫，雀跃不已：「亲到姐姐了，姐姐好甜！」

我才喝了姜糖水，能不甜吗？是不是傻？

花儿却又倏地凝住了表情，探过头来认真地瞧我：「姐姐.....会不会觉得我太过孟浪？」

我摇了摇头，我觉得你不够孟浪，你还可以再孟浪一点。

他颇为赧然地咬了咬唇，形状姣好的唇瓣被压出了一个小小的凹陷，似被偷舀了一勺的樱桃布丁，不大好意思道：「其实我知姐姐为我好，只是仍忍不住日日思虑，只亲口问了，才真正放下心来。」

我心中动容，轻拍了拍他的头，眉目弯弯地笑：「乖。」

他似晃了神，只一双灿若桃花的美目望来，不错眼地凝着我，半晌，喉头微动，突地以手覆上了我的眼：「别这样看我.....」

怎、怎么看你？

我迷茫地眨了眨眼，柔软的睫毛在他的掌心轻轻扫动，他像是被烫到了一般，陡然抽回了手，面色慌乱，眼睛都不知道该落

在何处。

我定睛一看，瞧见他皓白的腕子上红了好大一片，立刻捉过来细看：「怎么回事？」

他抿了抿唇瓣：「刚刚.....熬姜汤烫到了。」

原来姜汤是他熬的，难怪那么难喝，啊不是，那么好喝，我承情。

但下次还是让从心来吧，喝姜汤已经够闹心了，他就别再给我添堵了。

「姐姐，手疼。」他委屈巴巴地望着我。

我从这些日子哄狗鹅子的日常中学到了一些技巧，于是灵感一动，便轻轻给他呼了呼：「吹吹就好了，疼疼飞走了。」

他一怔，脸便腾地红了，连白皙的耳朵尖都浮上了一层薄影影的桃花色。

看来哄人也不难嘛。

他微微垂着眸，小声说：「这是为姐姐盖的章，不觉得疼。」

我错了，哄人还是挺难的。

是在下输了。

寒星朔月，夜凉如水，我不知不觉地枕着花儿的肩膀睡了过去。

恍惚间，只觉有什么轻触了我的脸，我避了几避都如影随形，直烦得我不耐地拂开，一头扎进花儿怀里，嘟囔了一句：「花儿，有蚊子。」

朦胧中只听一阵低笑，又有什么凑了上来，我烦躁地一把抓住，却是花儿的手指，迷糊着睁开眼，正对上一双柔然脉脉的星眸，他微弯一弯唇：「起来看日出。」

我眯着眼看向远方，只见缙缙叠嶂的云层中一片绚丽的橙红，朝阳的暖色金光被揉碎了嵌进云朵中，一轮红日缓缓而升，天色乍明。

花儿看着我，露出一个微微赧然的笑容：「疆夷素有传统，若有情人一同看了日出，就会永远在一起。」

我的心思不在这上面，只唰地坐了起来，警锐地四下望了望，赶紧拽着花儿进了帐子，催促道：「快把我绑起来，记得绑活扣，有啥意外我能挣脱那种。」

花儿并不接绳子，不赞同地蹙眉：「昨晚你差点就死了，难道还要留在这里？」

我肯定地点了点头，本宫在名利场里滚了一辈子，若因这么点小事儿退缩，早就被啃得渣都不剩了。

况且昨晚狗鹅子是醉了，之后的事情他不知道，也不可能预料，待他醒了，自然会放我出去。

到时候本宫又是一条憨憨，啊呸，好汉！

不是我针对谁，等狗鹅子一醒，昨晚的各位，都得死！

「我不能让你冒险。」花儿直截了当地拉住我：「我带你走！」

走去哪儿？

我是跟你浪浪浪浪迹天涯，还是去给凌天盟当少主？

狗鹅子费尽心思下了这么大一盘棋，我去跟他作对，等他把凌天盟灭了，我还能有骨灰剩下吗？

而且我就算走我也不能这么走，就狗子那脾性，一睁眼发现妈没了，还不得翻了天？

但我还是很感念花儿能如此表态，除了傅爹，从没人会为我涉险，除了花儿，从没人对我如此挂牵，还说要带我走，就.....感觉还挺新鲜的。

然而兹事体大，任性不得。

于是我宽慰他：「你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」

「那昨晚的事也在你的盘算之中吗？」花儿难得加重了语气，一针见血地指出：「如果昨晚我不来，你打算如何脱身？」

呃.....我竟无法反驳，他若没来，我现在估计就是个尸体。

不过，考虑到薄妃宫女是来救我的，那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

但话说得太直白就不合适了，于是我带了几分撒娇和赞许的语气说道：「可你终是来了，还救我于水火，救我于毒药，救我于刀刃，救我于白绫.....」

「但不可能次次都及时赶到。」他清隽的面上满是深重的忧虑，眼底也压着显而易见的心悸：「你在宫里孤立无援的每一天，我的心上都像悬了一把寒影影的刀，生怕哪天一睁眼，又传来你死了的消息。」

也、也不算孤立无援吧。

不是还有很多凌天盟的暗桩吗？

而且还有我自己在宫里的势力人脉。

我正了正神色，目光坚定地看着他：「我想留下，我也必须留下。」

他忧心忡忡地看着我，眼中反复翻搅着烹烈的犹豫和挣扎，沉寂良久，终是长叹一声：「罢了，真是拿你没有办法。」

他从怀中掏出一个竹哨递给我：「将来你若遇险，吹响它，我便能立刻知晓。」

这么神奇？

这让我有一个不成熟的小问题：「你武功究竟有多高？」

他一怔，唇边便逸上赧然的笑容：「我的武功算不得顶尖，只轻功在江湖上有些名号罢了。」

「什么名号？」

「鹤隐。」

「天下第一的鹤隐？！」

追影日日念叨着要超越的鹤隐！

甩了天下第二一百个天下第三的鹤隐！

花儿被我惊异的目光看得又羞涩了，浅笑着点了点头。

我不禁更好奇了：「你有这样的功夫，大可自立门户，为何要为凌天盟卖命？」

花儿微微敛容，轻声解释道：「凌天盟于我有恩，我必须报答。」

原来我遇到花儿时，他说的身世都是真的，六岁梨园学艺，一朝解散，母亲带着他上京投奔亲戚，却突染重疾过世，身无分文，不得不卖身葬母，却不想落入魔窟，受尽折磨，遍体鳞伤，幸得被好心人所救。

只是，入京寻亲的时段并不在他的十六岁，而是十二岁，救下他的，也不是我，而是凌天盟的长老。

「原来我并不曾救过你。」我心情莫名有些晦涩。

「不，姐姐救过我的。」他眷恋地以指抚了抚我脸颊，娓娓道来。

花儿出生时的险事，他从年幼一直听到了年少，当年他才降世，就被一突然闯入产房的女子抢走，家里人追了几十条街，绕着京都跑了三圈，直到那女子被好心人拦下，才得以化险为夷。

那个好心人就是我。

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

我也挺意外的。

我都没有心，我怎么会可能会好心，我觉得他在污蔑我。

但我仔细思索了很久之后，我觉得这事儿可能真是我干的。

毕竟我上辈子还是做过一件好事儿的，也只有那么一件，它在我的记忆里简直是鸡立鹤群，所以我多少有点儿印象。

那天有个算命的，大老远就追过来说我天煞孤星、克夫妨子。

我没听完就招人把他揍了一顿，这还用你说，我自己难道不知道吗？

他都被揍成猪头了，还执着地警告我：「你最好多行善事，否则只会多行不义必自毙。」

然后他就又被揍了一顿，丢到了郊外。

但是他的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耳边，以致于当我听见有人大喊「抓贼！」的时候，第一反应就是让侍女将贼人拦下，然后就发现那贼偷的是个刚出生的孩子。

那孩子便是花儿，当然他当时还不叫花儿，他没名儿。

在我表明太后身份之后，花儿的家人就更是感恩戴德，直呼要给我供奉长生禄位，盼为我增福添寿，就.....还挺讲究的。

只是当时的我还不知道，这无意的行为，在日后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。

但现在听来，我就觉得，让花儿成为我在凌天盟的底牌这事儿，稳了。

花儿走的时候，我嘱咐了他好几次不要再来，毕竟现在的监帐离主帐很远，又无人把守，才没被人发现，等我回到自己的帐子，就在狗鹅子附近，很容易就会被追影和逐月察觉。

花儿紧锁着眉望我良久，终是只沉声叮嘱了我一句「万事小心」，便在我的眼神催促中离开了。

我本以为狗鹅子一醒，就会立刻差人将我放了，但当几个侍卫闯进监帐，死死压着我往外走的时候，我才知道他是真的中毒了，而我现在要被就地正法。

他们说狗鹅子是食物中毒导致的昏迷不醒，但我觉得这跟我没关系，毕竟我又不是厨子，饭菜也没经我手，然而众皇亲贵胄却认为是我伺候不当，理应问罪。

这话说的，当时承安也在御前侍奉，比我离得还近，为啥只抓我一个？

哦，因为宁国公并未下令抓他，只追究我的责任。

又是宁国公！

昨天晚上没勒死我，这是不满意，设了连环计，非要置我于死地。

我看着不远处刑场上悬起来的巨大刀斧，当即决定苗头不对，赶紧撤退。

不过我知道，以我的武功并不足以逃跑，我只是想吹个哨，就吹一声就行，于是我一边往前走，一边拼命地解着身后的绳扣。

然而我的挣脱业务并不熟练，再加上押送我的侍卫将我左拉右扯，一来二去，绑着的活扣竟然变成了死结，我感受着手腕越动越紧的绳子，瞬间想死的心都有了。

靠自己是不行了，我探寻地环顾四周，目之所及除了观刑的王亲大臣，其他人都垂着头不敢多看。

我在郁卒之中油然而生出一股愤怒，跟来的宫人这么多，就一个凌天盟的人都没有吗？

这.....你们就不觉得你们的势力涵盖范围有点偏科吗？

更倒霉的是我的嘴还塞得严实，堵死了最后一条路。

脑子里的念头千思万转，身后侍卫却猛地朝着我的腿弯狠狠一踹，我就「嘭」地扑跪在地上，头顶刀斧刃上的寒光一闪，便晃得我不得不闭了眼，又听得监斩台传来一声「行刑！」，我的心彻底凉了。

正在危急时刻，忽然远远传来了一声尖利的「陛下驾到！」

我抬头望去，只见承安满头大汗地跑了过来，嘴上急急念叨着：「住手！快住手！」

不过须臾，狗鹅子便大步流星地走了过来，他虽病着，却依旧不减那副睥睨天下的气势，几步走到跟前将我扶起，三两下扯掉捆绑的绳索，眼神关切地急问：「可曾受伤？」

「.....没。」我愣愣地看着他，他该是未及打理就匆匆赶了过来，衣衫潦草，发丝微乱，面色苍白，唇无血色，胡茬也根根冒起，是从未示人过的狼狈模样。

这是.....真中毒了？！

「你怎么来了？」我怔怔地问。

他面色微寒：「梦见你受了委屈，自然就醒了。」

他的语气很淡，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，但目光却眨都不眨地锁在我的面上，眼底是压不住的心有余悸，凝视我半晌，突然用

力将我搂进怀里，沉沉地吁了一口气：「幸好你没事，幸好。」

他的话忽地哽在了喉头，我的脸贴在他的胸膛，感受到他的身子在微微颤动，似在深深后怕，可他明明是泰山崩于前都面不改色的性格。

他.....竟然这么在意我？

睡觉也想着我？

有点.....感动？

还有点不敢动。

总觉得哪里怪怪的。

我无措地动了动，想抬头看一看他的表情，他却将手掌按在了我的后脑，以一种珍爱的姿势将我捂在他的心口，深缓了好几口气，才慢慢将我松开。

随即转身，扬眸看向监斩台跪地一地的人，目光陡然转厉，脸色也阴沉到了极致：「连朕的人也敢动，你们好大的胆子！」

他明明声音不大，却有着令人胆寒的威慑，我看还有人开始哆嗦了，一时间「臣知罪！」、「陛下恕罪！」、「皇上保重龙体！」之声不绝于耳。

狗鹅子面色沉郁，眸光凛厉，青白的脸上甚至透出几分潮红，显然已是气极，却才刚启唇，又突然剧烈地咳了起来，整个胸

腔都鼓风一般跟着震颤，可见此次中毒牵引了之前的内伤，确实病得不轻。

他发作的实在厉害，我急忙拍着他的后心顺气，好半天才止住了咳嗽，我见他又要开口降罪，立刻跟承安使了眼色：「陛下龙体欠安，还不快宣太医！」

我如此做，一是担心狗鹅子真给给气出个好歹；二是怕他一怒之下降罪，把这帮子人给吓出个好歹。

这要传出去，皇上因一介宫女怪责肱股之臣，我还怎么收拢人心？怎么收买势力？怎么收服大臣？

真正的智者，既能转危为安，又能化险为夷，还可以反败为胜、以弊为利。

这些.....我都不会。

但我会争权谋利，所以我的脑瓜子转了几转，就意识到这是一个极好的笼络朝臣的机会。

他们想杀我，我却救了他们，多么的以德报怨，多么的诲人不倦，而且还禀直不变，以后就算不全部为我所用，多少也得念我点好。

毕竟古语有云，千金易得，人情难偿，俗称占据道德的制高点，指指点点。

而一旁的承安人精一样，自然也知道天子震怒，必会牵连甚广，一见我极力拽着狗鹅子往皇帐走，他也赶紧示意旁边宫人

搀扶，可算是把狗鹅子给劝了回去。

才一到大帐门口，太医院的齐院正就已经候着了，紧跟着进去，待狗鹅子靠着软枕一坐下，便要伸手把脉。

狗鹅子却将目光向了我，命令道：「先给她看。」

齐院正一听就皱了眉，想要劝谏龙体为重，我却立刻挽起衣袖露出了手腕，心道快给我瞅瞅有没有伤寒伤风的征兆，这玩意儿可得好好预防。

齐院正明显愣了愣，大抵是没见过我这么听不懂客气话的，我心想我听是听得懂，但是我不想懂，你奈我何？

俗话说得好，皇上让我看，不看白不看，你懂个铲铲。

齐院正年纪也不小了，这一卡顿就忘了刚才要说的话，又在狗鹅子眼神压迫下给我诊了脉，道：「姑娘身体极为康健。」

我道了声谢，便对狗鹅子道：「不担心了吧？可以好好看病了？」

狗鹅子别过脸去：「谁担心你了。」

嘴上虽傲娇着，但还是乖乖地伸出手来，齐院正肃着神色把了脉，又肃着神色施了针，才满面忧虑地定断：内伤未愈，又怒急攻心，得仔细养疗好一阵子。

狗鹅子沉沉「嗯」了一声，太医便识趣地告退，我起身要送，却一把被他拽住了腕子：「去哪？」

「送太医。」我答道。

承安惯是会看眼色的，立刻道：「这是奴才的活，姑娘陪着陛下就行了。」

他说着便引了太医出去，还带走了一众侍女内监，留下我在这偌大的皇帐，稍微有点惆怅，也有点尴尬，不知道该说啥，毕竟我前世今生加起来，单独和他相处的情况还是挺少见的。

我目光下落，看了看被狗鹅子牢牢握住的手腕，用眼神询问他可不可以松松，怪勒得慌的。

他偏过眼去不看我，指节却紧了紧，攥得更加用力，倏地将我一扯，我便朝他栽了过去，但还好我平衡能力超凡，我稳住了。

我不止稳住了，我还坐下了。

然后就两两相觑，更尴尬了。

但是他不说话，我也不好出声，静凝半晌，还是我打破了沉默：「还疼吗？」

「疼。」

呃.....「好。」

「就『好』？」他又拧了眉，颇为不满地盯我。

不然呢？我理所当然地看着他，难道我替你疼吗？想得美！

但是他眉头锁得更紧了，我的气势就弱了，想了想问道：「要不.....我给你揉揉？」

说着我试探着动了动手，他还真松了松，就在我要抽回手时，他却突然又圈紧了，不满道：「你自己没手吗？」

「我自己的手被你攥着呢！」

「你没另外一只吗？」

我：.....！

我真想把齐院正叫回来，让他看看听不懂客气话的到底是谁！

他见我半天都不动弹，忽然又沉了脸色：「揉。」

揉就揉！

我伸出手去，但是临近他的胸膛却又停了下来，手掌变换着角度比划了半天，油然而生一种无从下手的诡异感。

踌躇几番，我终是忍不住诚心发问：「揉、揉哪？」

他霎时没了耐心，抓着我的手腕就按向了自己的心口，却又因为太过用力，疼得闷哼了一声。

你瞅瞅，手重了吧，这可不赖我。

虽然不赖我，但我还是缓了缓力气，轻轻给他揉了起来，左三圈，右三圈，再三圈，加三圈，圈圈圈.....

揉着揉着我都困了，打了个哈欠，刚要问他好了没，就发现他已经歪头睡了过去。

我揉的手都酸了，你倒睡得安稳。

但是看在你黑眼圈比较重的份儿上，就算了，平时快多敷点黄瓜片吧你！

我想叫人进来扶他躺平，但他手像铁钳一样箍着我手腕，于是我就只能眼巴巴地瞧了瞧门口，指望承安快点回来，却见那帐帘一掀，竟是太子走了进来。

他不是留在京都监国吗？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